

杨争光文集



卷·伍

中篇小说卷 ②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杨争光文集

中篇小说卷②

卷·伍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争光文集. 中篇小说卷. 2 / 杨争光著. — 深圳 :
海天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507-0551-7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杨争光—文集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4313号

杨争光文集. 中篇小说卷. 2

Yangzhengguang Wenji. Zhongpian Xiaoshuojuan. 2

出品人：尹昌龙
责任编辑：涂 俏
责任校对：景振航
责任技编：蔡梅琴 梁立新
排版制作：花季雨季
封面篆刻：李松璋
装帧设计：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海天出版社

地 址：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
网 址：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：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：深圳市花季雨季杂志社有限公司 Tel：0755-83526403

印 刷：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22.5

字 数：290千

版 次：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1月第1次

定 价：4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• 录

杂嘴子	1
买媳妇	65
流放	127
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	193
驴队来到奉先時	247
作者致谢	351

杂嘴子

一

他们嫌我话多，叫我杂嘴子。

最先叫我杂嘴子的是黑三。他是个木匠。他和他的儿子们像老鼠一样，把一根又一根带皮的圆木从他家的大门里叼进去，在院子里没日没夜地啃，把它们弄成门窗或者桌椅或者箱子柜子，有时候，也会弄成一口棺材。我妈说黑三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。黑三的几个儿子也跟着他爸学，看样子还要往下传。

那天，我看黑三做活，看着看着，嘴痒痒了。

“三爷，你家的木头哪来的？”我说。

“买的么。”黑三说。

“我听村长在喇叭里说，水渠岸上的树让人偷了，我看你和二叔在水渠岸上转悠过几回，怕是偷来的？”

黑三把脖子拧过来，脸上像抹了一层酱。

“去，去！”黑三说，“你这熊娃咋是个杂嘴子，挣着挣着说话。”

吉祥村的人把憋屎憋尿憋不下硬使劲叫挣。

后来，黑三到处给人说，张清林家的二窝子是个杂嘴子，话比屎还多。后来，有人见了我就叫杂嘴子。我把两只贼圆的眼睛扑闪了半晌，然后撒腿往家里跑。

“妈！他们叫我杂嘴子！”我对我妈喊叫着。

“谁叫你往谁脸上吐。”我妈王玉梅给我这么说。

我真吐了几次，但不管用。

“妈，我吐了，可他们还叫！”我给我妈说。

我妈把手攥在围裙里看了一会儿天。我妈说叫就叫巴掌捂不住众人嘴，谁让你老多嘴多舌？让他们叫去，杂嘴子就杂嘴子，杂嘴子又不是三只手不丢人。

就这么，我成了杂嘴子。

我妈不管，我也就不管了。其实听惯了并不刺耳。我依然爱说话，想说的时候嘴就痒痒。

后来，他们突然不让我说话了。

二

那些天，我发现我哥群生总和邻村一个叫燕麦的姑娘幽会。他总是在我睡下后，不声不响地溜出去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脚从被窝里伸过去，没找见他的大腿。我立刻想到了村外那座废弃的砖瓦窑。被窝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汗臭味。我陶醉在无边的想象里。我想跟踪他。我很快就把脚从被窝里抽出来，蹬上了裤子。

我爸张清林和我妈王玉梅正在上房屋里说胡话。

我怕门轴太响，便提开门坎，把我的头从门底下送出去。夜色里的村街像一幅陈旧的布景，倾斜着横在我的眼睛跟前。一片树叶像硕大的气球，朝我颠过来，发出一阵滋啦滋啦的响声。没有一个人影。鸡不叫，狗不咬。

我一缩身子，从门底下爬出来。贴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上，那片树叶正好在我的脚跟前。它不像气球了，也不再滚动。

我顺墙根朝城门溜过去。我没走城门道。我从城门旁边的残墙上翻了过去。

我感到脚上的几根筋麻了一下，然后就听见我跌倒的声音从屁股底下钻出来，又伸出去，水漂一样漂成一溜。我用眼珠子追寻着那一溜响声，一直到它沉没在黑暗的尽头。

我很快来到了一个空场跟前。那里堆着许多草垛。月光很亮。我像一只灵巧的猫，在草垛之间闪着、嗅着。我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草垛爬进去。草垛里有一个草窝，是我事先堵好的。

一股干燥的草味和土味扑过来，拐线虫一样钻进我的鼻眼。我险些打出几个喷嚏。我赶紧捏住鼻子，往鼻根那里使劲，把喷嚏堵回去，然后，我又搅了一阵舌头。我感到残留在鼻腔和喉咙里的土味和草味被我搅出来的唾沫濡湿了。我放心了一些，把眼睛对准了不远处的砖瓦窑。

我正好能看见敞开的窑口。

窑口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但一会儿就看清了。我看见两个黑影一点一点从黑框里显现出来。

我的胸膛里像飞进了一只欢快的麻雀。我憋了一会儿气，让它跳腾得小了一些。我把眼珠子固定在眼眶的正中，让它们一动不动。

那两个黑影也一动不动，像两个鼓硬的口袋，一高一低，一粗一细，直直地站着。他们不吭声。好长时间他们一声不吭，就那么直直地站着。

他们在喘气。

我听见了他们喘气的声音。他们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身子好像有一个吹气筒。人在渴极了的时候才会这么喘气。他们焦渴了？

突然，我看见高大的黑影向低矮的黑影扑过去。低矮的黑影发

发出一声短促的呻吟。我没听过这种呻吟。我妈腰疼的时候也呻吟。我妈呻吟的声音和我这会儿听到的不一样。我妈呻吟的时候我心烦，也难受。可这会儿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是恐慌还是激动的感受。那一声呻吟像受了惊吓的母鸭子发出来的，好听得让人怜悯。

他们纠缠在一起了。他们撕扭着，抖动着，发出一阵更大的喘息声。他们好像要挣脱，却纠缠得更为紧密。他们的脚像撒欢的牛犊，踩着地上的砖头，叭叭乱响。高大的黑影好像要干什么，低矮的黑影却一下一下弯曲着，躲闪着。

“燕麦，哦，燕麦……”高大的黑影痛苦地叫着。

“哦，群生，哦，不……”低矮的黑影比高大的黑影更为痛苦。

我被他们奇特的扭打看呆了，浑身的骨头像硬柴一样。咔嚓一声，我压断了胳膊底下的一根玉米秆。我听见玉米秆的断裂声像鸽子一样从草窝里飞出去，在夜空里拍打出一串啪啦啦啦的脆响。我恨不得把它抓回来，捂进我的怀里。

“谁？！”一声威严的喝问从窑口传过来。

我看见他们猝然分开了。高大的黑影也挺成了一根硬柴。我紧紧盯着他。我想他也许会走过来。

没有。他们谛听了一阵。

“猫。也许是谁家的猫。”高大的黑影说。

“回，我得回了。”是燕麦的声音。她好像有些害怕了。我看不见她的模样。我能想见她害怕的样子。

“坐。”群生说。他搬了两块砖头。

他们坐在窑门里边了。他们好长时间没有说话。月光里的砖瓦窑像一块安静的石头。

我看不见他们的影子，也听不见他们说话。一会儿，一股热乎乎的睡意从远处向我飘过来。我瞌睡了。干草叶蝴蝶一样纷纷飘

落，落在我的脸上，身上……

三

早晨是从村口那根木杆上的高音喇叭开始的。

“啪哒”一声，喇叭开了，然后是一阵滋啦滋啦的声响。然后是村长吹话筒的声音。

“嘭嘭。喂。嘭。注意了，哎——我说个事情。刘存道家的羊丢了，哎，谁看见了，就给人家送回去，哎，一只羊富不了日子。为一只羊动嘴动手打个血嘴青鼻子不划算，哎，就这。”

“啪哒”，喇叭关上了。

我就是这时候醒来的。我的脚不知怎么伸到了草窝外边，我感到脚有些湿凉。我知道露水湿透了我的布鞋。我把脚动了动，又动了动。然后，我往腰上使了使劲，坐了起来。我看见落在我身上的草叶像开放了一样，猛烈地飞起来，又慢慢落下来。

我很快就想起了群生和燕麦。

在窑门里边，我看见了两块竖着的砖头。它们面对着面，很滑稽的样子。

窑里边装着半窑的废砖。

我挠着头顶上脏乱的头发，对着那两块砖头笑了一声，然后，又笑了一声。

它们不理睬我。

我走过去，伸出一只脚，拨倒了左边的那一块。我瞅着它们。我伸出脚，拨倒了另一块。

我把它胡乱拨了一阵。

一会儿，我就走在田野上了。

太阳还没出来。雾像姑娘脖子上的纱巾，这里一块，那里一块，展着，抻着，不往上升，也不往下落。已经有人下地了，在雾里动弹着，影子一样。

“扑踏。扑踏。”有人拉着架子车，在路上不紧不慢地走着。

“刷——刷——”是扬粪的声音。

有人拼力咳嗽着，清理着淤积了一夜的喉咙。

刚刚醒过来的早晨像一碗清汤面。

我走得很不安分，在田野里斜着走。我险些滑了一跤。我以为踩上了脏物。吉祥村有好多清早起来不愿上茅房，爱在地里屙。你不小心，就会踩上一堆新屙的脏物。

不是脏物，是蔓菁。我蹲下去，飞快地揪了几把，塞进裤腰里。我感到蔓菁上的露水湿上了我的肚子。

“早上有雾，后晌捶布。”我蹦着，颠着，走出了蔓菁地。我从城门道里走进去。我看见典典妈和几个女人头挨着头，鬼鬼祟祟地说着什么。典典妈是个臃肿的女人，套衫下总是露出一截花布棉袄，纽扣拼力扣在一起，把她勒成一个鼓胀的棉花包袱。

“啵叽啵叽。”我听不清她们说的话。

她们看见我走过来，嘴巴像突然冻住了一样。

“啵叽啵叽。”我朝她们拌拌嘴。

她们像几只母羊，突然甩开蹄脚跑散了，眨眼工夫，就窜进了她们的家门。

我想不通那些母羊们。

一只猫蹿了过来。是王婆家的那只米猫。我一弯腰，就抓住了米猫尾巴。米猫尖利地叫了一声，卧进了我的怀里。我立刻就忘了那些母羊。

我感到我的嘴痒痒了。

没进王婆家的大门，我就喊叫了：

“王婆，你家的米猫跑了！”

王婆颠着一双小脚从二门里摇出来，一脸惊慌。她是吉祥村最后一个小脚女人。那双脚像两个坚硬的饺子。

“跑哪了跑哪了？”王婆只顾着急，没往我怀里看。

“我逮住了。”我说。我得意地在猫的脊背上抚着。

王婆提起肩膀，从嘴里放出一口长气。

“看你这娃，我当猫真跑了。”王婆说。

“不是我逮住，就跑到后街了。”我说。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嘴和吃肉一样愉快。“后街的娃坏，逮住猫光拔猫胡子，猫没胡子就逮不住老鼠了。有绳绳没有？我给你拴住它算了。”

我把膝盖并在一起，夹紧，从裤腰上抽出一条脏兮兮的裤带，咬在嘴里，一撕，裤带就分成了两条。我用裤带在猫脖子上套了一个圈，又在后腿上挽了一个环。

“你要勒死它！”王婆叫起来了。

“勒不死！”我说。

“唰啦”一声，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。

“你偷蔓菁菜！”王婆的眼珠子险些滚出了眼眶。

我只顾拴猫，忘了裤腰里的蔓菁。

“噢么，”我说，“我给我家猪揪了几把。我在草窝里睡了一夜，揪些蔓菁菜回去我妈就不骂我了。给你猫。”

我把拴猫的绳头塞给王婆，在她的手指头上缠了几圈。

“拴到你家柱子上。”我说。

我系好裤子，拾起蔓菁叶，塞进裤腰，走了。

“你拴在我手指头上了！”王婆顿着那两只饺子一样的小脚，在我后边嚷嚷着。

我没理王婆。我想立刻见到我哥群生。我没想到他会揍我。他一翻身就抽了我一个耳光。

四

我随手把蔓菁叶扔进猪圈，进了群生和我睡觉的屋子。群生平展展趴在炕上，好像睡着了。我又想起他和燕麦扭打的情景，还有那两块砖头。

我跳上炕，坐在群生的头跟前。他的两只耳朵直直地挺着，长满了茸茸的细毛。我在他的耳轮上拨了一下。

他没动。

我又拨了一下。当我弯曲着手指头要拨第三下的时候，群生像打别虫一样，突然从炕上弹了起来。我没看见他的巴掌是怎么扇过来的。我听见了一阵疾促的风声，那只粗大的巴掌就贴在了我的耳朵上，“啪”一声。然后，我的耳朵里就像钻进了一只马蜂。

他打得太狠了。他从来没这么打过我。我感到我的耳朵变成了一只酱红的辣椒。我捂着半个脸，恐惧地看着群生。一会儿，我的眼珠子里就迸出了火星。

“你打我！”我说。

群生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像木桩一样倒下去。这回，他没趴。他仰面躺着，眼睛大张着，看着屋顶上的木椽。

我在挨打的那只耳朵上揉捏了一阵，把目光从群生的脸上移上去，也看了一会儿屋顶。我愤怒了。

“你打我！”我喊叫了一声。

群生连眼毛也没动一下。我从炕上跳下来。

“你敢打我！”我又喊叫了一声。

我看见了炕仓里的两把笤帚。我提着它们，双手抡开，朝群生的大腿抡过去。

“你打！”我大叫着越抡越狠。

笤帚在群生的大腿上欢快地跳着。有几下打在了膝盖上。群生躁气了，肚子一缩，从炕上跳下来。

我们对打起来了。

“妈你来看我哥打人呢！”我喊着。

我妈没像过去那样跑过来，用笤帚敲群生的头，给他吐唾沫。群生把我夹在腰里，夹到后院的井跟前，用脚踢开了井盖。

“妈！”我感到我要尿裤子了。

群生没把我塞进井里。他把我甩在了井跟前，回屋去了。我真想追过去，在群生的小腿肚上咬一口。

我没有。我朝井口里看了一眼。我闻见了一股凉水的气味。我知道井很深。

“妈！”我仰着脖子，朝上房屋里喊着。

我妈王玉梅从屋里走出来，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。我看见她把两只手捂在了脸上，一会儿，肩膀就剧烈地抽动起来。

“呜哇！”我妈王玉梅突然放声大哭了。

本来我想哭。我想用眼泪水夸大群生打我的后果。我想说群生要把我塞进井里淹死。我想我妈王玉梅看见我坐在大张着口的井跟前，就会尖叫一声，就会变成一只愤怒的母鸡，扑进屋去，在群生的脑顶上扑打，一直把群生打出屋，再从院子里打到村街上去。

可是，我妈王玉梅哭了，剧烈地抽动着肩膀。

我很快就知道我家发生了重大的事情。我爸张清林被一辆三轮摩托车带走了。一副铁铐子铐住了我爸的手腕。他把县上拨下来的

修路款借给了王三。王三进了几次赌场，屁股一拍跑了。我爸成了贪污犯。

我妈王玉梅又一次哭软了身子。她还在哭，眼泪水从她的指缝里往外渗。我妈哭了整整一天。

我感到我的心里像塞进了一截潮湿的木头，正生长着霉菌。我一会儿感到肚子饿，一会儿又想吐。

我哥群生烦躁得像一只刺猬，不是碰倒这个，就是撞翻那个，人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发出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，要不，就干干地坐着，一下一下咬牙根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妈让我和她去乡上看我爸张清林。我妈说他们要把我爸带到县城的监狱里去。

五

我妈挎着一个小包袱。我们走了很长的路。快到乡政府大门口的时候，我妈停住了脚步。她看着我的脸。我感到我妈的目光沉重得像铁。

“管住你的嘴。”我妈说。

我没听懂她的意思。

“甭乱说。甭哭。记下了？”我妈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要不我撕烂它。”我妈说。

我又点点头。我抿了抿嘴。

我妈说话和她生孩子一样简洁有力。她生了五个孩子，伤了三

个。我是最后一个。生我之后，我妈给我爸张清林说：不生了吧？我爸想了想，说：不生就不生了，由你。我妈就不生了。我妈一天一天发胖，成了一个胖女人。但我妈绝不臃肿。

我点了两次头，我妈还不信任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的嘴。我又点点头。这回，她好像放心了。

乡长和乡干部正在一个大屋里开会。我妈拉着我在门外等着。我听见乡长在讲话。他是个粗喉咙大嗓门的人，每一次到吉祥村，都要来我家吃擀面条。他看见门外有人，便探出身子，给我妈点点头，又折回去，继续讲。

“不抓紧春灌，小麦就分不好蘖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下去，要协助村长组织，再发现有人在村上死吃大喝，我就让他背着铺盖卷回家。散会。”

我嘴痒了。我没管住它。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说话的欲望。我要给乡长说句话。

乡长把我妈王玉梅和我领进他的屋，搬过一把椅子给我妈说，坐。我妈没坐。我妈眼红了。乡长倒了一茶缸水。我妈说，乡长你甭倒了我不渴。乡长说你看清林这人当了半辈子出纳当糊涂了，怎么能把钱借给王三？王三说做生意你就信？那是个赌棍嘛狗能改了吃屎？乡长说到了这地步乡上也没办法那是法律一进局子就成了法律的事。

我插不进嘴。人想说话又插不进嘴的时候很难受。我的喉咙里好像钻进了一只蚂蚁，蚂蚁的腿残缺不全，它在我的喉咙里挣扎着，要爬出来。

“我想看看人。”我妈说。

“嗨！你看。”乡长一副遗憾的样子，“你来早一些就好了他们把人弄到县上去了。”

我妈哭了。人哭的时候脸很难看。